

王元贞本《艺文类聚》校勘考*

孙 麒(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摘 要 王元贞本《艺文类聚》刊印于明万历年间,学界历来颇存非议,认为其妄删“臆改”之处甚多。研究发现其底本为胡序本,刊印时曾参校过该书其他早期版本,又利用四部常见典籍及唐宋类书进行校勘,且自问世后屡经翻刻。是其底本可考,校勘有据,流传有序,在《艺文类聚》版本研究中具有一定价值。

关键词 艺文类聚 王元贞本 校勘

DOI: 10.13663/j.cnki.lj.2015.02.018

Study of the Collation Edition of *Yiwenleiju* by Wang Yuanzhen

Sun Qi (Library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llation edition of *Yiwenleiju* by Wang Yuanzhen was printed in Wanl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Previous scholars have always been criticism, think it had many false in deleting and deliberately modifying. After careful collation, it was found the master copy was the edition of Hu's preface, had compared with other early editions, the collation using the four common dictionaries, and always had been re-cutted. For the accurate master copy, reasonable collation and orderly transfer, so the edition by Wang Yuanzhen have important value in *Yiwenleiju* version of study.

Key words *Yiwenleiju*, The collation edition by Wang Yuanzhen, Collation

《艺文类聚》(下简称“《类聚》”)是我国现存较早且保存相对完整的一部大型类书,因其成书年代较早且征引广博,自成书后备受历代学者关注,千余年来屡经刊印校刻,尤以明代为甚。明万历十五年(1587)王元贞南京刻本^[1](下简称“王元贞本”)流传至广,屡经翻刻。因其较之学界公认较好之明嘉靖六至七年(1527-1528)胡纘宗、陆采刻本^[2](下简称“胡序本”)字大行疏,旧称其为大字本或中字本,称胡序本为小字本。有清一代,文人学士手边备检者,多为此本或此本之翻刻本。然学界对其评价普遍不高,如清人朱学勤称“大字甚劣”,邵懿辰称“万历丁亥王元贞刊大字本劣”,周星诒谓“大字本最劣”,叶德辉更直斥王元贞本“校者之疏陋,极为可哂”。胡道静先生在《《艺文类聚》解题》中沿用周星诒的评价,也称其是“明刻中最坏的一个”。

笔者近来经过校勘研究,发现王元贞本以

公认较佳之胡序本为底本,刊刻时经过详细校勘。既对散乱条目进行归并整理,亦利用四部典籍和唐宋类书进行细致校勘。尽管其有不足之处,如删去小字注文,又或为求全而妄增入文句甚至条目,但其对《类聚》一书所做之校勘整理工作仍待肯定,其对后世传本之影响不容忽视。

1 王元贞本之底本与校本

1.1 底本

王元贞本《类聚》书末,有明万历十五年(1587)王元贞《《艺文类聚》跋》,跋文如下:

夫载籍浩博,意义幽邃,学士家所贵潜综会悟之识旧矣。顾刻意邀稽者祇为弗循,驰神玄索者未免无据。以故扩闻见,究渊源,暨其骈四偶六,协律谐吕之用,率周焉。若《艺

* 本文系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艺文类聚》版本考异》(项目编号:13YS029)的研究成果之一。

文类聚》之集，殆未可少也。愚末学小子，愧薄劣无能，概镜诸旨而于是集，窃尝函之，时一披阅，见其举天文地理人事物情之属，靡不详尽，而上下千数百年事，宛在目前，非学士家日用之要资耶。独计前文浸邈，旧刻多讹，若鲁鱼亥豕之类，有殊不便于观详者，乃力图校讎，选鸠侵梓。部仍其分，卷比其数，盖欲缘是以广其传，而有望于同志者博学强记，以探圣贤之闾奥，悉词论之精工耳。如曰厌常喜新，别开户牖，徒然搜奇猎异者，则吾岂敢。因不揣，妄书于后。时万历丁亥秋季霜降日，王元贞孟起甫谨识。

王元贞本刊刻缘起，于跋文中可知，系王氏有感于“旧刻多讹，若鲁鱼亥豕之类，有殊不便于观详者”，故“力图校讎，选鸠侵梓”。王元贞本刊印时，所能见到之“旧刻”，大约有宋本^[3]（麒按：《类聚》现存最早版本为南宋绍兴年间严州刻本，下简称“南宋本”）、明正德十年（1515）锡山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本^[4]（下简称“兰雪堂本”）、胡序本、明嘉靖九年（1530）宗文堂刻本（下简称“宗文堂本”）、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山西平阳府张松刻本（下简称“张松本”）等，宗文堂本与张松本皆属胡序本之小字本系统。叶德辉《郇园读书志》^[5]中称“同县刘雪樵茂才湘琳，曾为余取小字本，校出异文极多，因为余言大字本系从小字模胡本重刻……刘君皆为余校于新翻大字本之上方”，是前人已发现，王元贞本所据底本为胡序本。王元贞本书前有汤聘尹所作序文，其中有“且天水胡公以嘉靖丁亥而始事于苏苑，今白下王氏以万历丁亥而告成于秦淮，甲子一周，是书大显”，亦指出王元贞本所用底本为胡序本。据笔者校勘，王元贞本所用底本，确为当时最为通行易得之胡序本，全书正文相同者十之八九，兹仅举例说明。

《类聚》卷九十“鸟部上”中“鹤”、“鹄”相关之引文，现存《类聚》各版本卷首目录中均分为三类，即“鹤”、“白鹤”、“黄鹄玄鹄附”（麒按：“玄鹄附”三字，各本皆作小字），然比勘《类聚》现存诸本，南宋本与兰雪堂本之正文实分为四类，即“鹤”、“白鹤”、“黄鹄”、“玄鹄”，二本文字基本相同；胡序

本与王元贞本，正文则分为两类，即“鹤”与“鹤”，其中引文顺序，与南宋本及兰雪堂本完全不同。再细核之，各本所引条目基本一致，而其顺序则迥异。尤为明显者，是南宋本与兰雪堂本中，“鹤”类有两条并不相连之引文：

（1）《淮南八公相鹤经》曰：鹤，阳鸟也，而游于阴，盖羽族之宗长，仙人之骥驥也。

（2）《陶侃传》曰：侃丁母艰，在墓下，忽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仪服鲜洁，知非常人，随而看之，但见双鹤飞而冲天。

胡序本所引第一条，脱“淮南八公”四字；所引第二条，脱“看之，但见双鹤飞而冲天”十字。但另有一条衍，作“淮南八公看之，但见双鹤飞而冲天”。王元贞本所引第一条，也脱“淮南八公”四字；所引第二条，与南宋本相同无脱字；仍有上举之衍条。此例或可说明：王元贞本确以胡序本为底本，但又非如叶德辉所言，“凡小字本讹误之处，中字本悉仍之”，是王元贞本刊印时曾经过一番校勘。王元贞跋文中所云“乃力图校讎，选鸠侵梓”，汤聘尹序文中亦云“王子孟起，嫻于文词，闳览博观，笃信好古，锐情详核，命匠精攻”，似非虚言。

1.2 校本

叶德辉《郇园读书志》卷六云“凡小字本讹误之处，中字本悉仍之”，据笔者校勘，王元贞本并非字字悉从胡序本，与兰雪堂本相同之处甚多，似曾参校过兰雪堂本。因汪绍楙先生整理本《类聚》^[6]（下简称“汪校本”）近年来最为流行，为研究方便计，本文部类页码均从汪校本。如卷八十“灯”类，引梁王筠《咏灯擎诗》（1369页）第三、四两句，南宋本、胡序本均作“未光本内照，丹花复外垂”，冯校“未”字作“末”字，兰雪堂本、王元贞本均作“朱”字。此诗中间四句对仗非常工整，“朱”与“丹”相对，“未”、“末”应是“朱”字模糊后致误。又如卷五五“刑法”类，引《韩子》条，“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一”句（986页）下，兰雪堂本与王元贞本还有“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长短，王尔不能半中”四句，《韩非子·用人》全同。

同卷“集序”类，引陈徐陵《玉台新咏》序“来侍寝于更衣；西子微颦，得横陈于甲帐”四条，“画出天仙，阆氏览而遥妬”句（999页）句，《玉台新咏》序》均同。
下，兰雪堂本与王元贞本还有“至如东邻巧笑，如此之例还有很多，兹择要列表于下：

卷 / 页	类	南宋本	兰雪堂本	胡序本	王元贞本
11/215	帝舜有虞氏	百年牛羊仓廩备	百官牛羊仓廩备	百年牛羊仓廩备	百官牛羊仓廩备
21/377	德	不夭不贫	不夭不贫	不夭不贫	不夭不贫
42/759	乐府	塞飞狐	塞飞狐	塞飞狐	塞飞狐
50/903	太守	生八勇	生八男	生八勇	生八男
64/1151	室	有功身之近患	有切身之近患	有功身之近患	有切身之近患
66/1181	钱	命婢举阿堵物	命婢举阿堵物去	命婢举阿堵物	命婢举阿堵物去
68/1194	黄钺	亮遣闻谍觐之	亮遣间谍觐之	亮遣闻谍觐之	亮遣间谍觐之
83/1424	金	巨念与儿妨事亲也	巨念与儿妨事亲，一也	巨念与儿妨事亲也	巨念与儿妨事亲，一也
85/1450	粟	破木为柜	破木为枅	破木为柜	破木为枅
89/1535	椒	自扶輿起	自扶輿起	自扶輿起	自扶輿起
92/1599	鸠	简子大愧	简子大悦	简子大愧	简子大悦
97/1688	蟋蟀	嚶嚶咧咧，翩翩	嚶嚶咧咧，翩翩翩翩	嚶嚶咧咧，翩翩	嚶嚶咧咧，翩翩翩翩

王元贞本是否曾参校宋本、兰雪堂本，今不可确知，兹列其相同之处于上，聊备一说。

赤水在圆丘南，有三桑，无枝，皆高百仞。（1521页）（计一条）

2 王元贞本校勘之得

王元贞本对《类聚》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校勘整理，其中有些有价值部分应予以肯定。这些校勘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散乱条目进行归并整理；第二，对个别条目进行注释；第三，利用四部常见典籍和类书进行校勘。

2.1 对散乱条目进行归并整理

《类聚》全书百卷，早期仅靠手钞流传，南宋本条目之散乱、文字之讹舛触目皆是，尤以卷八十至卷九十为甚。冯舒校后发现“八十五至八十七三卷中，宋本亦杂乱无绪”；尹炎武在卷九十末亦有朱批云“此十卷……宋本殊综杂不足观也”，是此数卷条目之错乱，由来已久。王元贞本刊印时，对此散乱条目曾作归并整理。如卷八八“桑”类中，共有五条《山海经》引文，南宋本分见于四处：

（1）第一处：《山海经》曰，宣山上有桑，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叶大尺，赤理青华，名之曰帝女之桑。

又曰：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1519页）（计两条）

（2）第二处：《山海经》曰，东北海外，

（3）第三处：衡山多桑。（1522页）（计一条）

（4）第四处：《山海经》，定山帝女之桑，汤谷有扶桑，十日所沐浴。（1522页）（计一条）
兰雪堂本、胡序本等皆与此相同，唯王元贞本仅见一处，条目作：

《山海经》曰，宣山上有桑，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叶大尺，赤理青华，名之曰帝女之桑。

又曰：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

又曰：东北海外，赤水在圆丘南，有三桑，无枝，皆高百仞。

又曰：衡山多桑。（计四条）

王元贞本四条文字，条目远较《类聚》现存诸版本清晰。其校勘之功有三：其一，将本类中《山海经》散见条目由四处归并为一处；其二，“衡山多桑”条原篇名已佚，查考后并入《山海经》条目下；其三，原第四处实为第一处两条目之衍条，且有讹误，故删之。

王元贞本中，类此归并调整散乱条目之例还有多处，仅以“桑”类为例，南宋本引《毛诗》共十条，散见于三处；引《列女传》共三条，散见于两处；引《礼记》共四条，散见于

三处, 诸明本皆沿讹不变, 以王元贞本核之, 均已调整归并, 次序井然。

2.2 对个别条目进行注解

如卷五六“诗”类, 引“后汉孔融《离合诗》”(1004页), 王元贞本原文如下(括号中为小字注文):

后汉孔融《离合诗·郡姓名诗》曰: 渔父屈节, 水潜匿方(离“鱼”字); 与时进止, 出行施张(离“日”字, “鱼”、“日”合成“鲁”); 吕公饥钓, 阖口渭旁(离“口”字); 九域有圣, 无土不王(离“或”字, “口”“或”合成“国”); 好是正直, 女固予匡(离“子”字); 海外有截, 隼逝鹰扬(当离“乙”字, 恐古文与今文不同, 合成“孔”也); 六翮不奋, 羽仪未彰(离“鬲”字); 龙蛇之蛰, 俾也可忘(离“虫”字, 合成“融”); 玳瑁隐曜, 美玉韬光(去“玉”成“文”, 不须合); 无名无誉, 放言深藏(离“与”字); 按辔安行, 谁谓路长(离“才”字, 合成“举”字)。

王元贞本以前之《类聚》诸版本引此诗, 每句后均无小字注文, 仅篇末有六字小注“鲁国孔融文举”。“离合诗”为中国独有之文学体裁, 析字成文, 亦谜亦诗, 现存最早者即孔融此篇。此种诗体六朝时最为流行, 《类聚》成于唐初, 时人于此并不陌生, 故于全篇之后注出谜底, 并无不妥。至明万历年间, 去唐近千年, 仅于篇末注明谜底, 读书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此或为王元贞刊印时作修改之原因。类书既为“学士家日用之要资”, 当以清晰明了为要务, 王元贞本刊印时所做之校注整理实为必要之举。

2.3 利用四部常见典籍和类书进行校勘

汤聘尹在序文中称王元贞“娴于文词, 阅览博观, 笃信好古”, 是王氏具有一定文学修养。校勘发现, 王元贞本参考总集、别集校订之处甚多, 今仅以其与《文选》、《乐府诗集》文字相同之例试作说明。王元贞本参校《文选》情况如下表:

卷 / 页	类	南宋本	兰雪堂本	胡序本	王元贞本
6/119	宣城郡	山积陵阳阻	山积陵阳阻	山积陵阳阻	山积陵阳阻
26/477	言志	是故身奉妻子	是故身奉妻子	是故身奉妻子	是故身率妻子
31/553	赠答	对禁阻清风	对禁阻清风	对禁阻清风	对禁限清风
42/764	乐府	弃之以遐征	弃之以遐征	弃之以遐征	乘之以遐征
45/809	诸王	不兼综	不兼综	不兼综	罔不兼综
61/1106	总载居处	都人士	都人士	都人士	都人士女
66/1176	田猎	随珠氏	随珠氏	随珠氏	随珠和氏
75/1285	卜筮	上药性者, 诚知性命之理	上药性命之理	上药性者, 诚知性命之理	上药养命, 中药养性者, 诚知性命之理

王元贞本参校《乐府诗集》, 主要集中在卷四一至卷四四“乐部”中, 今择要举例

如下:

卷 / 页	类	南宋本	兰雪堂本	胡序本	王元贞本
41/741	论乐	早陋难再陈	早陋难再陈	早陋难再陈	卑陋难再陈
41/743	论乐	今岁没朝廷	今岁没朝廷	今岁没朝廷	今岁没胡廷
43/760	乐府	夫未飞	夫未飞	夫未飞	矢未飞
43/760	乐府	无蹈流帝功	无蹈流帝功	无蹈流帝功	舞蹈流帝功
43/777	歌	佩服堇草驻容色	佩服堇草驻容色	佩服堇草驻容色	佩服瑶草驻容色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太平御览》“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家参详条次修纂……或言国初古书

多未亡, 以《御览》所引用书名故也, 其实不然, 特因前诸家类书之旧尔, 以《三朝国史》考之, 馆阁及禁中书总三万六千余卷, 而《御

览》所引书多不著录，盖可见矣”。是类书编纂，多循前代类书之旧抄纂而成，不独《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书大抵皆如此。然而《类聚》征引书籍，至王元贞本刊印之时代，已十九不存，大量佚书条目的校勘，

仅能通过有因循关系之《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书间接取证。王元贞本中存在大量利用《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校勘之痕迹，今择要举例如下（麒按：《初学记》简称“《初》”，《太平御览》简称“《御》”）：

卷 / 页	类	南宋本	兰雪堂本	胡序本	王元贞本	参考类书
6/116	并州	正真幽方	正真幽方	正真幽方	正直幽方	《初》：正直幽方
12/232	汉昭帝	观兵瀚海	观兵瀚海	观兵瀚海	观兵瀚海	《御》：观兵瀚海
39/701	巡守	此神人之所庶幸	此神人之所庶幸	此神人之所庶幸	此神人之所庆幸	《初》：此神人之所庆幸
49/880	卫尉	以难不深	以难不深	以难不深	以难不律	《初》：以难不律
62/1111	宫	筑碣石室	筑碣石室	筑碣石室	筑碣石宫	《御》：筑碣石宫
78/1337	仙道	庭舞经鹤	庭舞经鹤	庭舞经鹤	庭舞经乘鹤	《初》：庭舞经乘鹤
88/1508	木	洞庭波兮木脱	洞庭波兮木脱	洞庭波兮木脱	洞庭波兮木叶下	《御》：洞庭波兮木叶下
90/1565	黄鹄	宛脰独宿	宛脰独宿	宛脰独宿	宛颈独宿	《御》：宛颈独宿

以上所举王元贞本据相关书籍校勘之例，仅为其对《类聚》一书所作校勘工作之部分成果，笔者校勘时还发现大量王元贞本对《类聚》文字正讹之处，此从略。

3 王元贞本校勘之失

汪绍楹先生《校〈艺文类聚〉序》中，称“万历王元贞本，改小字作大字，似较醒目，但条下注文，大部删掉；对字句脱讹，亦多臆改”，颇能代表学界对王元贞本之普遍看法。王元贞本对《类聚》之校勘颇费工夫，上节所述之校勘成果固然值得肯定，然其整体水平不甚高明。其校勘之失，约可归纳为三类：其一，删去小字注文；其二，为求全而妄增文句；其三，对字句脱讹之臆改。

《类聚》中原有大量小字注文，约可分为三类：一为引文文字之注释，或注音，或释义，数量最多；二为《类聚》编纂时之说明文字，如卷十三引“晋简文帝哀策文”（254页），下有五字小注“阙撰人姓名”；三为《类聚》创设之类书“参见”功能，即将可归入不同类目之同一条引文，分别著录于相关条目中，用小字“事具某部某篇”注于条目尾，以方便使用者快速检索，全书近两百处。王元贞本删去绝大部分小字注文，确是一大不足。

《类聚》之引文引诗，多为摘录其与所属类目有直接关系者，并非全诗全文录用。王元

贞本校勘之一大特点，为求文字之全而大量补入文句。以诗为例，笔者校勘中发现，其据《文选》、《玉台新咏》、《文苑英华》等书，补入不少文句，如卷二“雨”类，引梁刘孝威《望雨诗》条，“浴禽飘落毳，乱荇散余香”句（29页）下，王元贞本还有“璩綃挂绣幕，象簟列华床，侍童拂羽扇，厨人奉盥凉”四句，《文苑英华》^[7]卷一百五十三载此诗有此四句，唯“凉”字作“浆”字。又如卷二“雾”类，引梁王筠《夕雾诗》条，“密树含绿滋，遥峰凝翠靄”句（33页）下，王元贞本还有“石榴正潭潭，山泉始澄汰”两句。《文苑英华》卷一百五十五载此诗有此二句。又如卷三“冬”类，引晋张华《杂诗》条（55页），王元贞本条末还有“伏枕终遥昔，寤言莫予应；永思虑崇昔（麒按：“昔”字当作“替”字），慨然独抚膺”四句。《文选》卷二十九载此诗，全篇共十四句，与王元贞本全同。再如卷四“七月七日”类，引宋南平王刘铕《七夕咏牛女诗》条，“组幕紫汉陈，龙驾凌霄发”句（76页）下，王元贞本还有“谁云长河遥，颇觉促筵悦”两句，《玉台新咏》卷三录此诗有此二句。

甚至还有补入完整条目者，如前所举之卷四二“乐府”类，引“隋卢思道《夜闻邻妇诗》”条（766页）下，王元贞本还有隋弘执恭《和平凉公观赵郡王妓》诗一条。此条在王元贞本以前之诸本中皆未见，当是王元贞刊印

时据《初学记》等书补入。

事类部分引书中,王元贞本亦有不少类似妄增之例,如卷八三“玉”类,引《吕氏春秋》曰: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之苍璧小玕。苍璧石多玉少”条(1427页),“而爱己之苍璧小玕”句下,王元贞本还有“有之利故也”五大字;“苍璧,石多玉少也,珠之不圆者玕,皆喻不好也;而爱之者有之,为己用,得其利故也”三十二小字,与《吕氏春秋·孟春纪·重己》全同。是原句中“苍璧石多玉少”六字应为小字注文而误入正文。王元贞本乃为求全而补入。

笔者以为,王元贞本补全文字之举,虽使引文引诗看似完整,但窜乱《类聚》原有引文,变更《类聚》之摘引体例,有违校勘之本义,实属画蛇添足。

王元贞本与此前诸版本文字差异颇大,原因在王元贞本刊印时对《类聚》作过较大改动,其中大多缺乏依据。如卷八一“药”类引梁刘孝绰《谢给药启》条,“一物之微,遂留亭育”句(1382页),胡序本作“亭育”,王元贞本作“膏育”。“亭育”为古之常用词,培育、化育之义。盖胡序本误为“亭育”,王元贞本遂臆改为“膏育”。再如卷八八“桐”类引“逊山曰:吹台有高桐,皆百围,峰阳孤桐,方此为劣”条(1527页),本条南宋本篇名缺,《初学记》作“谢灵运《游名山志》”,《御览》作“《游名山志》”,王元贞本作“何逊《游山记》”,当从《初学记》。再如卷八九“杨柳”类,引崔寔《四民月令》条,“采柳絮,柳絮愈疮”句(1532页),《御览》卷九百五十七同。王元贞本作“采柳絮,可以愈疮”。

《郎园读书志》曾提及,“明嘉靖刻小字本《艺文类聚》,初印本世间绝罕见……南北藏书家间亦有其书,大半印本模胡,纸料粗黑。此白棉纸初印者,百不获一……大字本系从小字模胡本重刻,如一裂作二画,大字本即改作二字之类,盖由不见初印本之故。此外,模胡破裂之字,因而疑误者尤伙”。王元贞本文字脱讹,原因之一在于所用之底本印刷不佳。印刷清晰之佳本既然“百不获一”,王元贞感于“旧刻多讹,若鲁鱼亥豕之类,有殊不便于观

详者”,故而“力图校讎,选鸠侵梓”。《类聚》现存诸本,各存在脱讹错乱问题,王元贞本之“臆改”,有一部分是沿袭前代传本讹误,如汪绍楹先生在《校〈艺文类聚〉序》中曾举二例:卷四“三月三日”类,引齐王融《曲水诗序》(73页),南宋本中“尔乃回輿驻早”句,“早”字《文选》作“罕”,今核兰雪堂本、王元贞本均作“辟”;又卷五六“赋”类,引魏陈王曹植《九咏》(1016页),《曹子建集》中有“感汉广兮羨游女”句,宋本作“感汉兮羨游女”句,兰雪堂本“汉”上增一“濯”字,胡序本误“羨”字为“美”字,王元贞本沿胡序本“美”字之讹,又袭兰雪堂本“濯”字之误,作“感濯汉兮美游女”。汪先生认为“王本臆改”,实为王氏所据底本即有讹误,沿袭而已,非其“臆改”。

就王元贞本全书而言,删去小字注文,为求全而补足文句,大量缺乏依据之臆改,使此本颇失《类聚》之原貌,并违校勘之本义,降低其文献校勘价值,故为学者所鄙,评价甚低。

4 王元贞本对后世传本之影响

王元贞本《类聚》,由于改小字本之紧凑排版为逐条提行,改小字作大字,极为醒目,查阅方便,迅速取代胡序本而被各书坊大量翻刻,如余氏尊古堂本、己任堂本、石渠山房本、尚古堂本等均依此翻刻,行款全同。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抄录《类聚》即循王元贞本之例,逐条单列引文。据笔者研究,四库本之底本,亦即王元贞本,因另有专文讨论,兹不赘述。直至清光绪五年(1879),华阳宏达堂仍据王元贞本翻刻,卷首标注“明秣陵王元贞校”字样。

明代《类聚》刊印,有两个时间点值得关注,一为嘉靖六至七年(1527-1528),一为万历十五年(1587)。嘉靖六年(1527)以前,《类聚》之刻印本数量极少,学者偶有所得,亦视同珍宝,秘不示人。嘉靖六年(1527)胡序本印成,因相传出自宋本,至万历十五年(1587)以前,据其覆刻本甚众,此六十年间,为胡序本大行其道之时。万历十五年(1587)

王元贞本刊行之后,由于其改小字作大字,逐条单列提行,又经校勘加工等特点,使《类聚》作为类书之使用价值增高,故此本一出,再未见据胡序本及其覆刻本翻印翻刻者。《类聚》现存诸版本中,翻刻次数最多、流传最广者,正是王元贞本及其翻刻本,为学者案头所常备。

清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6],笔者校勘中发现,其辑佚时所用之《类聚》,正是王元贞本(或其翻刻本)。最明显一例为卷七九“梦”类,引后汉王延寿《梦赋》条(1357页),此条文字南宋本、兰雪堂本、胡序本、宗文堂本基本一致;王元贞本则不同,似曾据《古文苑》卷六校改,四库本承之。其中“戢游光,轩猛跳”一句,汪绍楹校云“句有讹,《全后汉文》五十八,据万历本作‘斩猛猪’,亦臆补”,其实此条南宋本之讹误已多,兰雪堂本等俱从之,而《古文苑》之文句较为通顺,王元贞本据以校勘,并非如汪

校所谓“臆补”,严可均《全后汉文》从之。如上之例,在严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不胜枚举。

笔者认为,王氏有感于“旧刻多讹,若鲁鱼亥豕之类,有殊不便于观详者”,故“力图校讎,选鸠侵梓”,其出发点极好;其校勘勤于检索,取资亦广,于《类聚》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多能发现和刊正,并非皆无据“臆改”,一无是处,这部分成果应予以肯定。其所谓“臆改”处,有底本(麒按:胡序本)即误者,亦或有所参校之文献版本不精而致误者,实皆其校勘用力之处,只是其见识尚浅,理校能力有限,勉强为之而成“臆改”,斥为“最劣”、“最坏”似有失公允。至于其为求全而增补诗文书句,及删削小字注文,既乖《类聚》编纂体例,又失传本原貌,有违校勘之本义,故招致后世学者批评。对此版本之研究,要客观认识此版本之优缺点,采纳其有益之校勘成果,而非人云亦云,认为其一无是处。

参考文献

- [1]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刻本. 南京: 王元贞, 明万历十五年(1587).
- [2]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刻本. 苏州: 陆采, 明嘉靖六至七年(1527-1528).
- [3]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刻本. 严州, 南宋绍兴间(1131-1162).
- [4]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铜活字印本. 锡山: 华坚兰雪堂, 明正德十年(1515).
- [5] 叶德辉. 郎园读书志[M]. 铅印本. 上海: 澹园, 1928.

- [6]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汪绍楹,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7] 李昉等. 文苑英华[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8]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孙 麒 女, 文学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E-mail: sunqi@shnu.edu.cn 上海 200234

(收稿日期: 2013-09-18)